

独一无二的远古特种战将悬疑破局故事

LEGEND OF THE WARRIORS

战将传奇

⑤ 大战兽族

【张永军】作品



实景冒险
+
潜能测试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东方出版社

独一无二的远古特种战将悬疑破局故事

LEGEND OF THE WARRIORS

战将传奇

⑤ 大战兽族

【张永军】作品

人民
东方出版传媒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战将传奇 . 5, 大战兽族 / 张永军著 . — 北京 : 东方出版社 , 2018.8
ISBN 978-7-5060-8896-1

I . ①战… II . ①张… III . ①儿童小说 -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 ① 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20583 号

战将传奇 5 大战兽族
(ZHANJIANG CHUANQI 5 DAZHAN SHOUZU)

作 者: 张永军

策 划: 王莉莉 张 旭

责任编辑: 王莉莉 安莎莎

特约编辑: 梁 甜

出 版: 东方出版社

发 行: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十条 113 号

邮政编码: 100007

印 刷: 北京汇瑞嘉合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版 次: 2018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7

字 数: 126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060-8896-1

定 价: 29.80 元

发行电话: (010) 85924663 85924644 85924641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我社负责调换, 请拨打电话: (010) 64023113

引子 1

1 请求谈判 2

2 三兽族集团 16

3 算旧账 30

4 坠入断崖 47

5 泥潭奇遇 60

6 龙妖肥遗 75

7 金色封条 90

8 绒羊之谷 111

9 谷底探险 134

10 大战兽族 165

11 败走西门 182



猴去病和招摇公主被缠在了一起，阿呆和十二战将面临着三兽族集团的围攻；战将们相继战败，狗自在和兔逍遥坠入了神秘的断崖，在断崖下的泥潭里遇到了神秘的怪物龙妖肥遗；绒羊之谷危险重重，战将们大战兽族，最后却不敌西方神将白虎，败走西门……面对一次次的失败，阿呆能否坚守信念，带领战将们走出迷局，走向胜利？

1 请求谈判

羊相思和蛇无忧也好奇了，也凑过来看。

羊相思小心翼翼地摸了摸猴去病和招摇公主手上缠绕的隐形丝线，皱着眉头仔细思考了一番，说：“猴子你和她……不会如此糟糕吧？”

鸡破天说：“什么是糟糕？我一根一根切断它。”

羊相思说：“你切不断的。我在老太婆身边时见过这种隐形的丝线。当时老太婆从女仙化蛇身上取下过这种丝线。我好奇化蛇身上怎么会生出这种丝线，老太婆说是‘情丝’，就是‘剪不断，理还乱’的情丝。”

招摇公主叫起来：“情丝？”

羊相思说：“没错的！我还知道‘情丝’一旦生成，身体就会被‘情丝’缠绕起来形成蚕蛹那样的硬壳，之后



就会随风飘到高处挂起来……可我不知你俩到底是谁生出了这等的‘情丝’。我想，蚕蛹那样做是为了进化成蝶，也是必需的变身过程。可是猴子和你会进化成什么呢？反正谁生出了‘情丝’谁进化哦！”

猴去病说：“小心，她的手伤不得，她的手要是伤了也等于破相。将来就没原始男人要她了，就害不成原始男人了。”

招摇公主扑哧就笑了……

招摇公主说：“管他谁生出的，很好玩啊！”

鸡破天不相信羊相思说的什么“情丝”，拿着大鸡翎小弯刀要下手……

鸡破天非常认真地做起了手术，战将们也都安静地围着看。鸡破天发觉不行，说：“我割不断这倒霉牌子的‘情丝’。我也不信‘情丝’会从肉体里冒出来，还会像蛹化蝶那样进化。我再努力试试。”

招摇公主又是扑哧一笑……

猴去病瞪了招摇公主一眼，招摇公主就用那条站立的独腿起跳用膝盖顶了猴去病一下，这可坏了，招摇公主的膝盖就和猴去病的肚皮连接在一起了。招摇公主吓了一跳，松开太极双向刀，用那只手一把抓住猴去病的一只耳朵，才没摔倒，但那只手也就和猴去病的耳朵连接在一起了，整个身体都挂在了猴去病的身上。

猴去病用一条腿努力站稳，瞪着近在眼前的招摇公





主，笑着说：“好好！自找的！活该啊！”

猴去病晃悠一下屁股，收回了太极双向刀，随后猴去病就用近乎哀求的眼光向鸡破天求助。

鸡破天叹气说：“我不行，救不了你了，猴子。你就相信羊相思说的吧，我们都看着你俩怎么穿上蚕蛹的外衣，怎么进化成蝴蝶。我割断一根就长出无数根来，没办法解开。”

鸡破天一个转身，说：“鼠无忌，说说我们怎么就走错了路呢？”

鼠无忌没搭理鸡破天，蹲下似乎在盘算什么，脸上却不是盘算什么的表情，而是憋气愤怒的表情。鼠无忌憋了一会儿气，就抬头看着猴去病和招摇公主还在互相运气对白眼的样子，感觉更是生气，突然跳起、飞出一脚踢在招摇公主的屁股上，就把招摇公主和猴去病一道踢得冲天直上。

猴去病和招摇公主却没落下来，而是被风吹动着一飘，就挂在了树冠上，身体表面瞬间出现了一层在夕阳下反光的透明物。通过那层透明物体，猴去病和招摇公主的身体五官还是可以看得很清楚的……

鼠无忌喊：“都怪猴子。你们知道吗？就猴子知道《山海经》地域空间迷局，就猴子知道只要不进入南方之门就是打破了《山海经》地域空间迷局，就猴子没整明白我们本来就在《山海经》地域空间迷局里……我都没劲说

了，恭喜你们啊，我们现在所处的地方可是‘西山一经’的地界了。我们还留在《山海经》地域空间迷局里。我替你们大家踹了猴子。现在你们都知道我们的处境不妙了吧？那就不能什么事都怪猴子了，猴子也尽力了，而且现在也挂上去了。没准就憋死了或者被对付猴子的小东西突然出现给弄死了，那小东西可疑极了，什么都知道。我不会不管大家的，我会带着大家投降，然后找机会起义。你们听懂了吧？行吗？”

蛇无忧、羊相思、鸡破天、龙无涯、兔逍遥、狗自在、马无疆、牛不戒这几个战将的表情都是木木呆呆的，对鼠无忌说的投降和起义都不表态。

蛇无忧说：“我记得我们没投降过，也没起义过啊！虽然是个遗憾，但我表态我不会投降。对不起了，鼠无忌。”

鼠无忌说：“假投降啊……得了，那就遗憾下去吧！我不管了。包子你笑什么？”

阿呆都笑半天了，因为此刻最吸引阿呆视线的就是挂在树枝上随风晃悠的猴去病和招摇公主。猴去病和招摇公主在透明球体里面没老实没惊恐而是在争吵……

鼠无忌也抬头看了一眼，说：“不要理他俩了。想想我们自己吧！”

鸡破天说：“你们研究吧！我去看看猪无邪和虎不可，不知中了什么毒，救不醒。”



鸡破天就离开了。

兔逍遥看着猴去病和招摇公主，感到很好奇，挥起逃命飞爪爬上了挂着猴去病和招摇公主的那棵树，荡过去蹲在透明球体的上面，就近观察球体里的猴去病和招摇公主的变化。

蛇无忧往树上的透明球体指指，说：“你们谁见过那种生物？你们不是近视眼，没感觉她长得像一个女神吗？”

羊相思说：“你这样说，我也有点感觉哦！可是记不得像谁了。”

牛不戒歪着牛头看透明球体，似乎在脑海里思考什么，转回来点着牛头嘟哝：“要是耳朵进化成一对小巧样子的角来倒是很像野蛮女神啊！那应该不会的，野蛮女神老早就被老太婆封印了，都过了好几千年了。”

牛不戒的声音大起来，喊：“依我看，投降也不是不可以啊！”牛不戒的思路拐弯了，开始思考战将们的出路了。

蛇无忧和羊相思都没接牛不戒的话茬，都是在思考什么的样子。鼠无忌也没接牛不戒的话茬，牛不戒感觉到了某种来自同伴们的轻视，哼了一鼻子，就转身去了六轮房车边蹲在那里憋气去了。

蛇无忧扭头瞄了一眼离开的牛不戒，回过头对羊相思说：“羊相思，我们假设一下，上面的小东西会不会和神

族有某种关系，我们能不能把朱雀找来呢？我们能不能利用她一下呢？朱雀不但是南方神将，还是掌握神族法律的当权者，朱雀要是来到这里也许会认出小东西，朱雀要解救小东西就得将他俩分开，猴子就脱困了啊！”

羊相思说：“你认定上面的生物和神族有关系？”

蛇无忧说：“我想试一下而已，就算错了也没事。疑似神族的小东西被困在西方兽族的地界里，朱雀也应该管啊！”

鼠无忌突然说：“放在外交政治学上衡量，蛇无忧的办法有用有效。你们想过没有，一直以来我们背后的敌人是谁？怎能冒险呢？但是啊，蛇无忧你提醒我了。”

鼠无忌站起来吸吸鼻子，抬头喊：“神秘品种的原始小女孩，我去找你女神妈妈来解救你啊！”

蛇无忧就在鼠无忌的脑袋上砸了一下，噓了一声……

鼠无忌也抬头冲着蛇无忧噓了一声……

招摇公主听到了，在透明物体里扭过脑袋看着下面的鼠无忌，说：“你说什么？我妈妈？”

鼠无忌说：“对啊！我们都知道你妈妈是女神啊！只是不知你家女神洞洞、女神窝棚、女神府邸在哪儿啊？你告诉我，我去叫你女神妈妈来救你。要不谁知道你和猴子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破事。你说呢？”

招摇公主说：“我没妈妈。不要你管，我好着呢！”

蛇无忧对鼠无忌说：“她不会轻易说出来的。鼠无忌



你是外交家，就得你去找朱雀了。”

羊相思说：“这……就这样了？”

鼠无忌把脑袋一摇，扬起头看着蛇无忧说：“你让我去找朱雀，好啊，你得告诉我哪个方向是南方啊！”

蛇无忧倒吸口气，腰部一下就发软了。

羊相思也叹口气……

鼠无忌嘎嘎笑起来，说：“你们就是没智慧，浪费我时间瞎动歪脑筋！蒙了吧？自找的！猴子那样了，女生战将都傻了，男生战将不作声也就是没招了。那就听我的吧！我们不是投降，我们要决战到底。狗自在，保护包子，在我们被他们打得乱七八糟即将被大卸八块时你护着包子先逃出去。不要理什么方向了，逃就是了。”

狗自在一摆犬齿三股叉应答了一声“明白”！

鼠无忌又喊：“马无疆去守着这边，牛不戒暂时升格为战将，去守着那边。不知道方向就背对背齐步走，看到兽族就停下盯着，人家不动我们也不动，那叫先礼后兵，外交政治学的第一要义。明白？”

牛不戒和马无疆答应“明白”，就背靠背各自向前去了。

鼠无忌跳一下站在一块突起的大青石上，小胸脯挺得笔直，喊：“羊相思、蛇无忧给我当护法，专门保护临时主将我的安全。不能让畜生们来一招擒贼先擒王把我先抓去。明白？”

羊相思懒洋洋地回答了“明白”。

蛇无忧也回答了“明白”，并拉一下羊相思靠近了鼠无忌所在的那块大青石。

鼠无忌喊：“龙无涯你是没被打趴下的第一战将了。你给我专门盯着蹲在谷口的大鸡怪，他动你就杀他。他不动你也不动，这叫‘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龙无涯没出声，提着奈何矛去了谷口，翘着兰花指盯着黑身红喙的獐（tóng）渠。但是獐渠鸟蹲在谷口像是睡着了。

鼠无忌四下看看，说：“就先这样吧！我们打起精神来，要使用精神胜利法，耗也要把他们先耗趴下，这叫以静制动。”

兔逍遥还蹲在透明球体上面，球体的下面就是鼠无忌，两者之间是一条垂直线。困在透明球体里的猴去病和招摇公主不再吵嘴了，靠得更近了，像一对情侣依偎在一起的样子。兔逍遥看着看着，三瓣嘴就张开流出了羡慕的口水。兔逍遥也枕着自己的手臂在透明球体上面躺下了。

球体随风轻微摇摆着……

鸡破天过来对鼠无忌说：“虎不可和猪无邪还是救不醒。怎么办？”

鼠无忌也是后来才和大家会合的，他并不知道虎不可和猪无邪发生了什么事，这时才想到要问问情况。

鸡破天说：“我们一个跟着一个走在森林里，开始



时什么事也没发生。我和兔逍遥还抓蝴蝶和蚂蚱了。后来森林上空就被黑雾气遮盖了，我们才警觉了。虎不可和猪无邪去了前面，也不知虎不可和猪无邪遇到了什么，我们没看见，就听到虎不可和猪无邪在打斗。我们追上去就傻了，看到虎不可和猪无邪在和一颗怪模怪样的蛇脑袋打斗，那就是一颗蛇脑袋，没有身体没有四肢。虎不可和猪无邪一路追着怪蛇脑袋打到了谷口那里，虎不可突然摔倒了，随后猪无邪也摔倒了，倒下就都晕了。”

鼠无忌“哦”了一声。

鸡破天接着说：“接下来的事儿更离奇，虎不可和猪无邪的身体自动飞起悬在半空里，跟着怪蛇脑袋在做飘移而去的动作。我们惊了，就一起上去打了，才抢回了虎不可和猪无邪。我们都没能看清那怪蛇脑袋到底是什么生物。我们很害怕，就逃进这里了，接着这条山谷的四周就全是兽族的人马了。鼠无忌，我看啊，你知道了也是没用的。我告诉你这些就是想让你明白，你就是个冒充战术大师的小丑而已，我可不听你的指挥，我要去战斗了。羊姐姐，我们走！小丑摆出的阵势就是保护他自己的，一旦开战别人往上冲，他自己就会随后逃跑，狗自在就是个垫背的。什么玩意儿，装战神。”

鸡破天一冲而起，辟邪弓鸡毛箭在手瞄准黑身红喙的獐渠就是一支鸡毛箭……羊相思也是一双羊角刀在手，随之而去，扑过龙无涯的阵位去和獐渠做近身之搏。

獐渠盯着飞冲而来作战的鸡破天，抖动了一下身侧的一只翅膀，那只翅膀就弹飞了鸡破天的鸡毛箭，并歪着鸡头看了一眼羊相思，并不搭理飞身扑来的羊相思，而是展翅升空避开了羊相思的“双刀劈刺”。獐渠飞在空中，急速升高，在战将们的头顶转了一圈，飞到猴去病和招摇公主的上空，突然下冲。兔逍遥被吓了一跳，从透明球体上摔了下来，有逃命飞爪挂半空中才缓冲了她的下坠，调整一下然后落地站稳了。

而獐渠就站在刚刚兔逍遥蹲着的那个地方，歪着鸡头查看了一番透明球体里的猴去病和招摇公主，仰头向天，敞开嗓子发出了极为难听的叫声，叫了三声之后，山谷两侧就出现了乱糟糟的叫喊声，许多的野兽现身了，呼啦啦往下冲锋……

鼠无忌大叫：“你要做什么？猴子……醒醒！”

蛇无忧喊：“稳住！兽族只有三种：一种长角的羊相思的近亲有许多只；一种生翅膀的鸡破天的近亲有许多只；一种……我的近亲……不对哦，更像龙无涯的近亲有许多条……怎么打啊？”

从山谷两侧冲下来的兽族就是三种：一种长得像羊，有百十只之多，组成了第一战队冲锋在前面，都是昂首亮角的冲锋姿态。一种是獐渠样子的奇鸡，也有百十只之多，从山体顶部起飞，像一群黑色的大乌鸦，红色的脚爪里都抓着石块。一种长着蛇的身体、龙的四肢、蝴蝶翅膀



的古怪家伙，做滑行式飞行，顺着山体的走势借助风力向下飞行……

羊相思和鸡破天已经退回来了，其他战将就都自动往一起集聚。

鼠无忌站在大青石上大喊：“兔子，把那玩意儿打下来，他不怀好意。你们各自为战，伺机逃生，咱们散伙了。兔子，快！”

兔逍遥叫喊一声，挥起逃命飞爪攻击站在透明球体上的獐渠，獐渠的翅膀扇动鼓起，弹飞了兔逍遥的逃命飞爪……

兔逍遥喊：“不行，那家伙长了铁翅膀。”

獐渠看了一眼脚下的战将们，嘿嘿笑着说：“时辰就快到了，时辰一到你们就会死了。这就是要你们活到现在的原因。”

鼠无忌喊：“这算什么外交辞令啊？你说明白了，为什么等什么时辰？”

獐渠低头看看透明球体里沉睡的猴去病和招摇公主，说：“心啊！我需要一对恋人的心。那颗心就快炼成了，炼成了你们就没机会了。”

鼠无忌似乎没听明白獐渠的话，问：“什么？什么恋人，猴子和小东西才刚刚认识而已。猴子的恋人可不是她。你瞎说什么？”

獐渠将脑袋探过透明的球体，白了鼠无忌一眼，说：